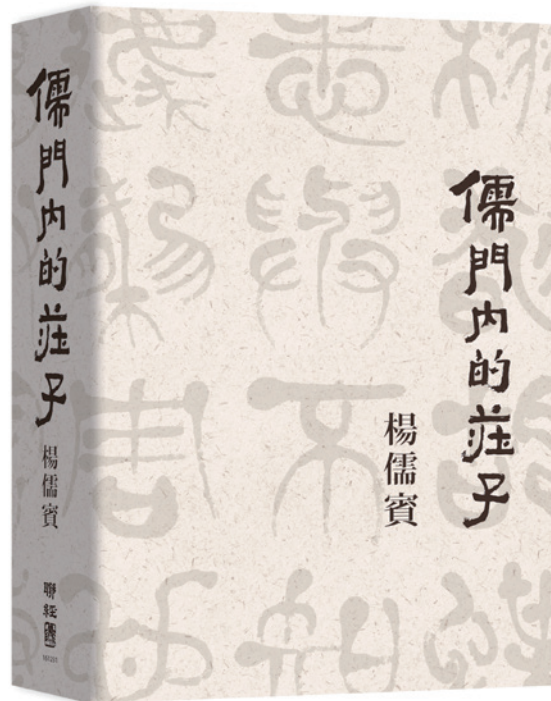


也是莊門內的儒學

楊儒賓*

顧名思義，《儒門內的莊子》此書的旨趣是將莊子放在儒家的脈絡底下看待，更進一步推演，此書的旨趣直接將莊子當成一位儒者。這樣的觀點有可能是用來解釋《莊子》詮釋史上的某種主張，這種可稱為「莊子尊孔說」或「莊子儒門說」的詮釋隊伍相當龐大。莊子「尊孔說」也有可能是著者本人直接面對《莊子》文本的主張，認為莊子的哲學立場即近於儒家，尤其是孔子。拙著《儒門內的莊子》確實對《莊子》詮釋學史上「莊子儒門（或孔門）說」的觀點相當同情，此書的主軸是對這種論點的再解讀。但本書的立場也不只是學術史的而已，因為這種再解讀也代表了著者本人的立場。



*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

由於著者此書詮釋《莊子》時，既表明著者對《莊子》詮釋史上一支將莊子往儒門解釋的觀點特別同情，認為此派學者的解釋不但思想深刻，就學術的標準看，也具有哲學詮釋學的洞見。但另一方面，著者也很明確地知道，表達了：我們至今為止，找不到較明確的文獻證據足以支援莊子的學派何屬。不管是他的師門，或是他的著作的序或後序（亦即〈寓言〉篇或〈天下〉篇），或先秦時期相關的文獻的記載，我們都找不到他明言歸宗儒家或孔子的言論。至於莊子歸為道家，宗仰老子，這樣的圖像當然也不是莊子自我表達出來的，而是漢代的史家如司馬遷等人勾勒出來的。如果我們就文獻詮釋學的觀點來看，莊子只能是非儒非道，獨立一宗，用王叔岷先生的話講，莊子是「無家可歸」。

《儒門內的莊子》將一位長期被視為道家鉅子，也就是「老莊」並稱的那位天才哲學家莊子劃歸為儒門中人，這樣的行為頗有知識上的儒家帝國主義者的意味。然而，著者並沒有否認「道家莊子」說在《莊子》詮釋學史上的重要地位，著者也坦誠如就文獻詮釋學的觀點看，莊子真的只能遊走儒道藩籬之外，無家可歸。著者所以同情「莊子尊孔論」者的立場，其著眼點是哲學詮釋學的理由。文獻詮釋學上的莊子「無家可歸論」與哲學詮釋學上的「莊子尊孔論」並不矛盾。經典的意義可以是重層的，文字層一層，文字底層的內涵另一層。語義層一層，蘊義層一層。或者說：字義層一層，象徵層一層。著者這種看似狡獪的手法並不詭異，莊子本人就是最善於使用「正言若反」或者說「弔詭」語言的先秦哲人，我們甚至可以把「先秦」這個時代限定詞拿掉，直接說莊子就是最善於使用詭辭的中國哲人。後世禪宗，甚至部分的陽明學者喜歡使用詭異的表達方式，光怪陸離，不可方物。我們追溯其源，大概都可追至莊子。著者詮釋《莊子》，不免聞其風而悅之。

著者詮釋《莊子》，將他和儒門連結，可以說「接著」前賢，尤其是王夫之和方以智的睿見而來，這樣的連結前有所承，也符合現代詮釋學的主張，同時也可說私淑莊子本人的書寫策略。但著者如此定位莊子時，多少已預期這樣的定位會引發爭議，如果著者使用更平穩的書名，也許爭議可以少些。但著者畢竟願意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在可預期的喧嘩聲中傳達另一種聲音。另一種聲音傳布另類的莊子形象，但同時也傳達了另類的儒門形象。另類的莊子是以弘大而辟、深閎而肆的人文宗師的身影顯像的，另類的儒門是以朗暢全體大用、物我雙彰的學派被照耀出來的。法有摧惑，有顯實，對莊子的重新理解需要有破有立，《儒門內的莊子》的書名隱約針對了習以為常的莊子與儒家意象而發，它的爭議性格應當就是著者的用心所在，著者明知而故犯。

此書書名的怪異其實不足為怪，「怪」只有落在當代的學界或教育界的現實

來看才是如此。這個結構的現實也是解釋出來的現實，未必莊子的本來面目即是如此的模樣。如果我們翻閱兩千年的《莊子》詮釋史，不難發現「莊子儒門說」乃足以與「莊子道家說」並列重要的主張。按目前學界的研究，此種主張不但淵遠流長，而且主其義者常多是學界祭酒，不是可以輕易抹殺的。很令人訝異的，我們如要追溯莊子與儒門的連結，首先即可溯源至晉代向秀、郭象的《莊子注》，向、郭在當代的哲學史著作中被當作玄學或者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，但他們眼中的莊子卻是伸張堯、孔大義的哲人。在向郭基礎上，直接將孔、莊連結在一起者，見於北宋時期的王安石、蘇軾等人，《莊子》是蘇軾思想重要的來源，蘇軾透過《莊子》文本的分析，指出莊、孔間的緊密聯繫。從北宋後，莊子的頭上不但有儒家的光圈，他還是位了不起的文學家。莊子與儒家的關係到了明代以後，言者日多，祝允明、焦竑析說已極直白。晚明時期進入高峰，此波高峰的詮釋以覺浪道盛、方以智為中心而展開，這波莊子儒門說的命題是「託孤」說，「託孤」說借用戰國時期著名的「趙氏孤兒」的故事架構，藉以顯示莊子是孔門孤兒，他費煞苦心，託孤於老子門下，以儒家的胤血在道家名下的門戶中成長。託孤說顯現的老莊關係是外緣關係，莊子和老子實際上脫鉤了，和莊子同門的反而是儒家。民國以來，一種積極哲學的主張在嚴復、章太炎的著作中都出現過，鍾泰（鍾山）是最重要的代表。在歷代的莊子儒門說中，明末時期的主張最具體，響應的學者也較多，魏晉的孔莊說乃用以溝通自然與名教，明末的孔莊說則用以批判佛教與儒教的唯心論傳統，民國來的孔莊說則用以溝通中西文化。莊子儒門說出現的三次關鍵場合都是國史上思想變動最急遽的年代，莊子成了溝通不同哲學體系的重要平臺。

莊子對儒家的嘲諷、揶揄、批判是有大量文本依據，也有不少注《莊》解《莊》的著作提出來的。但莊子儒門說所以始終存在，而且其論證與時精進，越到現代，越是深刻，是有道理的。它成立的理由有幾個因素，破相顯性皆有。破相即破司馬遷、竹林七賢以來所立下的解釋模式，切斷莊子與道家的關係。首先是先秦原無道家之名，先秦只有儒、墨兩家，「道家」之名是漢代以後才出現的，沒有道家之名，自然不會有學派意識。《莊子》一書中看不到莊子與道家的關聯。其次，被視為《莊子》一書序言的〈天下〉篇論及莊子與老子的關係時，認為二子分別獨立，各有「古之道術」的源頭，彼此的理論也不相同。至於《莊子》書中常見到的批判儒家的文句，常見的解銷方式有二，一是偽作說或錯簡說。錯簡說如蘇東坡所作的移花接木的方案。〈漁父〉、〈說劍〉、〈盜跖〉、〈讓王〉這四篇批判儒家思想的篇章因此被視為是後添加進去的。另外一種解銷的方式是將《莊子》書中「非湯武薄周孔」的語言視為禪宗式的非認知性語言或反諷

語言，因莊子恰好是國史上少見的喜用特殊文學表達方式的哲人，《莊子·天下》篇論述自己的學問時，一大半以上的篇幅談的是語言的表現風格，談他如何運用寓言、卮言、重言、謬悠之說、荒唐之言等等，藉以表達日常語意之外的深刻洞見，他是昔日的德里達，戰國時期的禪師。

莊子儒門說的積極理由也有多種，有的是從傳統的學派成立的文獻證據著眼，他們或從莊子師承顏回（如郭沫若），或師承田子方著眼（如韓愈）；或從書中少數儒家文句如「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，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間」著眼。但最常被舉的證據，也是最難以解銷的證據有三，首先當是代表《莊子》一書精華的內七篇，其書中主人翁大部分都是儒林人物，孔門師生更占了大宗。莊子詼諧詭怪，有些話不能太當真，但這些語言卻不能不當真。我們很難想像莊子會找惹他厭的歷史人物當代言人，莊子喜歡運用重言（世人重視的人物的語言），但重言人物不太可能是莊子眼中的反面人物。另外一個相應的證據，乃是此書表現出的風格與義理結構和《中庸》、《易傳》兩書極相近，明儒說是「易風庸魂」，傳統的用語稱作「全體大用」的精神。第三個理據是〈天下〉篇未曾正式出場的儒家人物，尤其是孔子，卻被認為是莊子心嚮往之的內聖外王的典範；出場的老子的地位雖然不低，卻被安排在莊子之下。〈天下〉篇具有序言的性質，此書對先秦哲人地位的安排不可能沒有指標的意義。

由於莊子未曾自言所宗何經，所信何人，他當屬何種學派不能不成為哲學史的重要問題。但著者所以相信蘇軾、方以智等人的主張，自有現代的哲學的理由。莊子除了是中國心學傳統的重要奠基者外，他也是先秦哲人中少數重視技藝之道，也少數重視語言正面的創生功能，同樣是少數重視身體理性作用的哲人。在當代，論人文主義精神，很難只限定在無限心的範圍內，論述「聽之以氣」的作用，而不正面處理語言、器物、身體的體道功能，莊子與人文精神的關懷是相當密切的。莊子儒門說在新世紀所以仍能產生歷史的迴盪，原因在此。本書的著眼點也在此，莊子學在今日如果還有意義，它無法迴避與今日思潮的對話。國內的莊子學者近年來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為核心，展開多次的莊子與當代歐美思潮的對話，莊子的語言性、身體性、氣化哲學基本上得到與會者的肯定，莊子具有跨文化哲學的潛能也得到了高度的認同。今日的莊子研究就只能呈現今日的莊子面貌，他與今日的世界對話。

《儒門內的莊子》一書既然出版了，此書的書名勢必會引發著者蓄意引發卻也是不太感興趣的問題：那麼，莊子到底是儒家或是道家？著者始終同意：莊子儒門說和莊子道家說在《莊子》一書或先秦文獻中，同樣缺少直接的文本證據。莊子的學派問題是秦漢後的學派意識反溯的產物，沒有學派意識即不會有

學派，先秦沒有「道家」之名的學派，自然不會有道家人物。從文獻學的證據來看，「莊子歸屬何派」的議題是違法的，可以說是假問題，著者也很清楚，也知道這個陷阱。但著者依然堅持「莊子與儒家」的關係雖然不能脫離文本的解讀，卻不能死於句下，在文獻學領域較量是非。文獻學的解讀不該是今日解《莊》的唯一正途，乘雲氣、御飛龍的莊子該有另外的接近的途徑，這是哲學詮釋學的場域。

著作出版後，著作自己會說話，著者其實不必多言，著者的說明不見得比讀者的解讀更有說服力。本書所呈現的莊儒關係即是著者理解的莊儒關係。著者承認此書的敘述有很強的詮釋學的成見，此即著者本人對儒家的關心以及不由自己地會通莊孔興趣。到底孔家（包含孔子、子思）是宋國累世綿延的世家，孔、莊兩人原本同屬宋國人，莊子對鄉賢孔子學有相當孺慕之情，應該不是太難想像，莊子孔門說或許不是無依的、無聊的推論之詞。莊子儒門說的影響或許不僅在莊子本身的定位，更重要地，乃是著者對儒家的重新詮釋。儒門內的莊子蘊含了莊門內的儒學，可以跨越三界內外的道學才是儒家的歸墟。莊孔聯手，一場本地風光的簾幕就此揭開。